

宁波帮系列丛书

宁波帮在天津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宁波帮系列丛书

宁波帮在天津

冯晓平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帮在天津／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2006.9

(宁波帮系列丛书)

ISBN 7-5034-1846-X

I. 宁... II. 宁... III. ①商人-研究-宁波市
②工业经济-经济史-天津市③商业史-天津市
IV. ①F729②F4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5251 号

责任编辑：梁志安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装：宁波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960 1/16

印 张：19 字数：260 千字

印 数：3000 册 插页：6

版 次：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宁波帮系列丛书编委

顾 问：陈 先 项秉炎 叶承垣 张永祥

主 任：王卓辉

副 主 任：陈守义 洪钧杰

《宁波帮在天津》编委

主 编：陈守义

副 主 编：任中达 张福宏

执行编辑：任中达

编 辑：陈宁雄 孙悦铭

序

有幸占先通读《宁波帮在天津》，真是一次感情的享受，乡情的满足。

作为天津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会长，在这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我要恭恭敬敬地鞠三个躬。

一鞠躬：向着这本书的策划者——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他们高瞻远瞩，精心筹谋，征编“宁波帮系列丛书”。丛书规模之宏伟，令人为之振奋：有地方卷、人物卷、实业卷、家族卷、文献卷、综合卷、教育科技卷等，有的目前已经出版发行。这着实是一项“传承文化，留住历史”的大工程！是落实邓小平同志“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指示的一个有力举措，必将产生“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积极作用，可谓功德无量。《宁波帮在天津》就是这套系列丛书地方卷中的一本。为编写这本书，文史委的同志不辞辛劳，千里迢迢，多次北上津门，同天津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和写作组的同志们座谈，提出指导性意见，帮助构思，出主意，想办法，使我们受益匪浅。

二鞠躬：向着这本书的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杰及其主持的写作组的同仁。他们风尘仆仆赴外地调研挖掘史实，到档

案馆、图书馆如大海捞针似地搜寻资料,多方探求找到一个又一个知情者直面采访获取第一手材料,冬冒严寒夏熬酷暑伏案写作……他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对宁波帮的研究工作,从宁波帮圈内走出去,成为高等学府的一个科研项目,可以说是一种颇有创意的模式,拓宽了研究的天地,提升了研究的质量。侯杰教授对中国近代史、近代宗教史、近代社会性别史、天津史的研究,成果卓著,著作甚丰。他是天津人,却看重宁波帮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与作用。2004年,他曾应邀赴甬,参加由宁波市政协举办的“宁波帮研讨会”,宣读了他和李钊同志合作的论文《浅析天津宁波商帮的传统与近代》,被收进研讨会论文集。名师主笔,非同凡响。纵观全书,既有文史价值,又有学术内涵,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全书文图并茂,这些图版采集不易,是历史的佐证,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既是文字的补充,又是文字的延伸,把可读性和资料性更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本书的又一个亮点。

三鞠躬:向着这本书的读者。大家拨冗赏读,便是对这本书的关爱,也是对宁波帮历史命运的关注。而这本书当不负大家的期待。它把宁波帮在天津的生成、发展与奉献的历史画卷,完整地展现在大家的眼前,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甬人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我们得以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力量。20世纪50年代,全国流行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后来又流行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有一份杂志以此冠名。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又一个哲理:乡情就是力量!周恩来同志说过:“爱国须爱乡”。乡情是爱国情怀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爱乡必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书中所展示的宁波帮追求发展的奋斗足迹,回报社会的义举奉献,扶助乡亲的赤诚之

心,无不体现着为家乡争光和报效桑梓的浓浓乡情。正因为有着这种质朴而崇高的乡情,才铸就宁波帮辉煌的历史。这也是本书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迪。我们研究宁波帮,最根本的就是要弘扬宁波帮的爱国爱乡精神。

今年正是我从事新闻工作 50 周年。当了半个世纪的记者、编辑,倒也写过多种体裁的文章,就是从未写过序,这回却叫我担当此任,几次请辞未准,只得奋力上架,写了这些,权为序吧!

陳禮章

2006 年 7 月于天津今晚报大厦

目 录

序	陈礼章 (1)
第一章 宁波帮北上津门	(1)
第一节 明清时期旅居津门的宁波人	(2)
一、津门宁波帮的发轫	(2)
二、以北头船为代表的商贸活动	(5)
三、盐业、漕运与在津宁波人	(8)
第二节 宁波人北上的区域背景	(11)
一、商旅遍于天下的移民史	(11)
二、“联乡情,笃乡谊”的文化传统	(15)
第二章 宁波帮扎根天津	(19)
第一节 近代入津的宁波帮先驱	(19)
一、开山鼻祖——严信厚	(20)
二、军火商“严菩萨”——严蕉铭	(23)
三、首家打包公司创办人——叶星海	(25)
第二节 “老顺记”——孕育天津宁波帮买办的基地	(27)

一、“老顺记”的创始人叶澄衷	(27)
二、徐氏父子与天津荷兰恒丰洋行	(29)
第三节 宁波帮买办之首——王铭槐	(32)
一、贩卖军火亦能起家	(33)
二、主持华俄道胜银行	(34)
三、父子三代买办相承	(36)
第四节 李正卿父子与三北轮埠公司天津分公司	(39)
第五节 宁波帮买办在天津	(42)
一、宁波帮买办产生的历史条件	(43)
二、宁波帮买办的身份转换	(45)
三、宁波帮买办亦中亦西的生活方式	(47)
四、宁波帮买办的历史定位	(49)
第三章 宁波帮与近代天津金融业	(52)
第一节 宁波帮与天津钱庄业的发展	(52)
第二节 宁波帮三大银行与天津银行业的兴起	(56)
一、“专营财政部放款”——东陆银行	(57)
二、“子孙店”——明华银行	(59)
三、乡情银行——中国垦业银行	(62)
第三节 天津金融业的佼佼者	(68)
一、饱经风雨的奇才杨天受	(69)
二、临危受命的林鸿赉	(77)

三、由银行业转入保险业的张章翔	(83)
第四章 宁波帮与近代天津实业	(89)
第一节 经营特色的传统行业	(89)
一、从沙船到轮船	(89)
二、执金银首饰业之牛耳	(94)
三、享誉南北的绸缎业	(98)
四、“红帮裁缝”扬名津门	(101)
五、北国南味食品	(106)
六、老号新春的达仁堂中药业	(108)
第二节 不断开拓的新兴行业	(113)
一、拓展进出口的贸易业	(113)
二、名噪一时的南派钟表业	(114)
三、“战胜天疾”的大明眼镜业	(118)
四、奋发进取的仁立呢绒业	(119)
五、自强不息的西医西药业	(124)
六、把牛奶送上餐桌的乳业	(128)
七、各领风骚的其他行业	(132)
第三节 宁波帮与实业兴国	(136)
第五章 宁波帮与近代天津社会文化	(139)
第一节 宁波帮与近代天津教育事业	(139)
一、浙江学校与近代天津私立教育	(139)

二、金雅梅与天津护士学校	(145)
三、乐达仁与达仁女校	(147)
第二节 宁波人与南开	(151)
一、严修与南开学校	(151)
二、李组绅与南开大学矿科	(157)
三、方显廷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159)
第三节 宁波人与近代天津新兴文化事业	(163)
一、追逐潮流的报界名人	(163)
二、严氏家族对近代天津新兴文化事业的贡献	(173)
第六章 宁波帮的同乡组织与慈善事业	(181)
第一节 浙江会馆中的宁波人	(182)
一、宁波人与浙江会馆的草创	(182)
二、宁波人与浙江会馆的组织发展	(189)
三、宁波人与浙江会馆的经营	(193)
第二节 宁波人与近代天津慈善事业	(200)
一、浙江义园与同乡福利	(200)
二、广仁堂与近代慈善事业	(203)
三、宁波人与 1907 年江北水灾赈济	(211)
第三节 宁波人的同乡观念与慈善之心	(215)
第七章 宁波帮的商业文化与经营管理理念	(223)
第一节 永生的商脉——天津宁波帮的商业文化	(223)

一、地域文化——以城市为名形成的商帮	(224)
二、跨地域的文化——近代以来宁波帮与西学	(228)
三、移民群体与群体认同	(240)
第二节 超前的思维——天津宁波帮的经营模式	(250)
一、采取连锁和联合的经营模式	(250)
二、注重营销理念的引进和创新	(255)
第三节 经商的灵魂——天津宁波帮的商道之本	(260)
一、维护良好的社会信誉	(260)
二、重义轻利的商业伦理	(262)
第四节 宁波帮与近代天津社会	(264)
一、天时——屡开风气之先	(265)
二、地利——近水楼台先得月	(269)
三、人和——津门宁波帮是一家	(273)
附录	(276)
一 浙江会馆章程	(276)
二 浙江义园章程	(281)
三 浙江会馆董事统计表(1920-1941)	(287)
四 1948 年浙江会馆同乡调查表	(289)
后记	(291)

第一章 宁波帮北上津门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开发,为数颇多的地域性商帮相继产生。宁波帮^①崛起于明末清初,虽形成较晚,但后来居上,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支重要的商帮。明清时期,宁波帮的活动范围已经相当广大:在国内,各主要经济区域都有宁波人从事各项商贸活动的身影;在海外,宁波人一直与日本、朝鲜和南洋的一些国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天津由于是京畿门户,又是明清时期的军事与经济重镇,在开埠之前已是北方相当重要的地区之一,善于经商的宁波人自然不会遗漏这块土地,相继来到津门。在天津的宁波帮“实际上是浙江帮,只因宁波人较多,故称宁波帮”^②。宁波人最初在天津以转运漕粮、贩运货物、经营盐业为主业,后随着天津的开埠和贸易的扩展,从业范围不断拓展,由此到天津的宁波人也逐年增加,宁波人遂建立了以“联乡情,笃乡谊”为宗旨的同乡组织,以商帮的形式在天津扎根并不断发展壮大。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地域性商帮,宁波帮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特点。这种特点来源于祖籍地的地理历史条件与对文化习俗的传承,同时,

①本书所言宁波帮的地域范围,主要是指“明清以来宁波府旧属鄞县、奉化、慈溪、象山、定海、镇海及相关的南田等县及现行政区划中的余姚市、宁海县在各地活动的工商业者,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而结成的地域性商人群体”(参见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②王绣舜、张高峰:《天津早期商业中心的掠影》,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当地域性商帮离开故乡外出经商时,依然会在经营、管理、文化上体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商帮的个性。目前已有不少中外学者注意到宁波帮及其地方性的特征并展开研究,但主要关注的还是其在上海地区的同乡组织与经营活动。^①因而,对宁波帮在天津地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探讨宁波人在天津的活动以及对天津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宁波帮及其地方性等特点的研究。

第一节 明清时期旅居津门的宁波人

宁波人走南闯北,素有“商旅遍于天下”之说。早在唐宋时期,明州^②海商便活跃于沿海地区,并远及海外,主要从事贸易活动。明清时期,随着宁波与天津两地港口贸易及南北漕运的发展,宁波人逐渐在天津立足扎根,并进而形成商帮,成为近代宁波帮群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津门宁波帮的发轫

天津宁波帮的形成,与明代以来天津城市地位的不断提高有关,而这又离不开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迁都北京。随着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京城皇粮和边防军饷,大部依托于江南供给。由于各地入京之漕船均经天津转运至北京,南粮北调的频繁,使天津的漕粮及百货运输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契机。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因直沽是海运、商船往来要

①【日】根岸信:《上海四明公所》,上海通志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年,第289-304页;【日】根岸信:《上海のギルド》,日本评论社,1951年,第31-67页;Bryna Goodman, Regional Network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Susan Mann Jone,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 Stanford: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张海鹏:《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

②即今宁波,唐宋时称明州。

冲,令在此处筑天津城设卫,并调沿海诸军士屯守,天津城及港口的军事与贸易地位更加显要。另一方面,由于明朝宣德、正统以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日趋发展,为具有经营头脑的宁波商人开展贸易活动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明朝政府对沿海各地厉行海禁,洪武年间曾三令五申“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①,因而私人的海上运输渠道受阻。宁波商人为了谋求更多的商业利润,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贸易。由于海禁政策遭到朝野上下日趋强烈的反对,明朝政府在隆庆初年下令部分解除海禁,实际上是解除了禁止商船前往南洋进行海外贸易的禁令。不过,宁波海商与广东、福建一带的海商相比,在南洋贸易的竞争中并没有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宁波商人将大批资本转向内地贸易。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改革措施的推行,国内的商品贸易一度十分活跃,特别是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出现了“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贩运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贩运而北”^②的繁荣局面。内陆贸易的增加促进了运河漕运的发展,带动了宁波人在运河沿线的贸易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宁波府的药材、木材、织造等土特产也随着漕运大量地被运往天津,由天津转运至京城及皇宫。如万历年间,“除苏、杭、嘉、湖等府织造外,浙、福、徽、宁、扬、广诸府增加一万匹,远抵京城”^③。

明朝政府明文规定漕运准许运军附载私物,对漕船捎带的私物不加征税收。“军既加耗,又给轻资银为洪闸盘拨之费,且得附载他物,皆乐从事”^④。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贸易的繁盛。四处营生“竞贾贩锥刀之

①《太祖洪武实录》卷231,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条。

②李鼎:《李长卿集》卷19。

③《天津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④《明史·食货三》,卷79。

利”^①的宁绍人利用漕运的便利,携带着大量的土特产品和南方私物来到北京、天津一带进行贸易,有的甚至在北京、天津等地区立足。如鄞县赵伯棻,是南宋乾道年间的明条录事参军。他的后代儿孙,大半在外地经商,其中就有迁居北京、苏州、上海、天津、杭州等地者。^②由于天津和宁波两地路途遥远,交通不太便捷,商人一般一年只能做两三趟买卖,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寓居异乡,从而造成了贩运商人流寓居住的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天津卫原有的居民结构。据康熙年间编修的《天津卫志》记载:“土著之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③流寓居住,可以说是促成进行内地贸易的商人逐渐形成地域性商帮的先决条件,并为日后创建各种会馆打下基础。

宁波帮的形成,一般以明末清初在北京创建鄞县会馆与浙慈会馆为标志。大约在明朝天启、崇祯年间,集聚于京师的宁波药材商在同乡、同业的基础上建立了宁波商人的第一所商人会馆,即鄞县会馆。据该会馆碑记记载:“京师之西南隅多隙地,有旧名鄞县会馆者,相传为明吾郡同乡之操药业者集资建造,以为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④清朝初年,慈溪的成衣商又在北京创建了浙慈会馆。鄞县会馆与浙慈会馆均以“停柩”、“祭祀”等为主要事业,并通过这种活动联络乡谊,实现同乡互助,此为宁波商人初步形成地域性商帮之始。随之宁波帮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展,覆盖了与北京相距不远的天津地区。据档案记载,明朝在天津就有以宁绍人为主的浙江人所创建的乡祠,清末民初的时候又在这块土地上建起了浙江会馆。^⑤

①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浙江》。

②民国《鄞县通志》卷1,《輿地志》癸编下,《氏族二》。

③清康熙《天津卫志》卷2,《利弊》。

④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业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7页。

⑤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各会馆团体》330号卷,《会馆议案照录等》。

二、以北头船为代表的商贸活动

清康熙年间,随着“海禁”开放,海上航运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为自古就有海上贸易传统的宁波商人提供了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自幼航海经营,从闽省以至奉天,常年往返”的鄞县海商谢占壬,曾这样追述开放海禁后的情形:“自从康熙年间,大开海道,始有商贾经过登州海面,直趋天津、奉天,万商辐辏之盛,亘古未有。从此航海舟人,互相讲究,凡夫造船之法,操舟之计,器用之备,山礁沙水,趋避顺逆之方,莫不渐推渐准,愈熟愈精,数十年前,江浙海船赴奉天贸易,岁止两次,近年则一年行运四回,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①可见,开放海禁之后天津、浙江两地贸易频繁,由一年两次增加到一年四次,载货数量也达到1000万石之多。“万商辐辏之盛”的贸易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航运技术的改进、提高。



古画中天津三岔河口的繁荣景象

从事沿海贸易的宁波海商有宁波船商和宁波帮沙船商两种。“宁波船商主要经营以宁波船为主的海上运输业”;宁波帮沙船商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以上海为中心,以北洋航线沿海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沿海

^①谢占壬:《海运提要序》,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48,《户政》23,《海运下》。